

庚申年杏月

余聽鴻先生著

李飴芝先生持贈

仲友謹識



言
餘
集

退公署



蕭
蛻
題
國

詒
書
餘
集



戊午仲冬海虞
寄舫校正刊行



南京中醫藥大學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余髓先生像



余聽鴻先生家傳

先生諱景和。字聽鴻。宜興人。父臚卿。邑名諸生。歿時先生纔九齡。母繆。嫋詩禮。先生後此能著書。得力於母教也。年十三。以貧廢讀。從前母兄鄂棠之武進之孟河。爲藥肆學徒。瀕行。母詔之曰。人以立品爲先。不必讀書始佳。其誌之勿忘。先生謹諾。會髮匪陷常州。爲賊掠去。充苦役。展轉歷安徽江西浙江。閱時五年。僅得不死。後至湖州。乘間走脫。歸宜興。則廬舍蕩焉無存。猶冀母或無恙。有知者告之曰。若母與姊。於寇至日。自沈死。劫灰沈沈。不知埋骨何所也。先生哀慟。幾不欲生。顧已無可如何。轉念兄或猶在孟河。遂枵腹走孟河。至則藥肆無恙。兄果在焉。相見哭失聲。遂仍留肆中。憂患餘生。稔人世甘苦。乃勤奮自勵。以所業與醫近也。暇則手醫宗金鑑。冥心蒐討。無間寒暑。數年。肆主人得格陽症。歷數醫不效。瀕危。先生以附桂療之。語在所著診餘集中。嗣是益刻意治醫。時孟河醫學甲全國。費士源馬省三賈先生諸人。治醫以名山自期。不屑市道。出諸先生之門者。傷寒金匱靈素。

難經。皆能背誦。先生讀乃益苦。費蘭泉先生見之曰。若讀勤矣。然不得師。則事倍功半。盍從吾游乎。先生大喜。棄所業。委贊於蘭泉先生之門。居三年。爲入室弟子。然仍不業醫。歸宜興。爲茶葉肆夥有年。後應友人之招。赴常熟。愈危症。醫名大噪。病家敦勸懸壺。衆爭聳恿之。先生亦愛虞山風物。不欲去也。於是始以醫爲業。時先生年已四十矣。閱世既深。於生理物理及人類致病之由。別有會心。以故能洞見癥結。醫術既神。內行尤篤。鄂棠早卒。先生猶爲藥肆夥。拮据歸其喪。居恒以母訓自警。敦品礪行。及爲醫。貧人求診。不受酬。且周以錢。值危症。輒忘已事。鎮日與病者周旋。喚咻撫存如保姆。農家居湫隘。庖湧廁牕。恒在一室。先生處之怡如也。或曰。以君之能。之上海且致鉅富。先生曰。知之。雖然吾能薄。貧分也。況是有命焉。竟不往。常熟先哲季君梅趙惠甫皆重先生。鄉人至今稱余仙人云。以光緒丁未年病歿。壽六十一。配陳子四。長振恒。次振基。三振元。四渭琴。幼殤。振基振元皆邃於醫。女二適張適丁。孫二彥純彥儀。先生晚年著有傷寒論翼。注外科醫案。診餘。

集並行世。

論曰。凡治一藝而名家者。必畢生精力以之。寢食寤寐。胥此一事而後可。若是者。舉凡寵辱欣戚。不足擾亂其心思。是故世人見先生爲貧人愈病。專心壹志。則相與異之。豈知先生固不辨病者處境何如也。今亡是矣。昧者乃謬謂中醫僅挾術以愚人。曾是四千年古國。人口甲於大地。而其醫術乃不足以自存歟。此余於先生之治醫。不自覺其言之長也。呼嗚。九原可作。負笈從之矣。

武進後學惲樹珏謹撰

序

予聞聽鴻先生名。自游學孟河時。厥後拜讀所註傷寒論翼及外科醫案兩書。始得窺先生所學。歲辛亥繼鴻世兄又以其先人遺著診餘集相示。以余之陋。所見醫案亦數十家。類皆羅列羣方。而略藥物重量與其劑數。卒無如先生所爲書者。反復低徊。如獲鴻寶。遂徹夜竟讀之。先生爲費公蘭泉高弟。費通百氏。學有淵源。抑予所佩羨於先生者。不僅於所學。且於其所受學。集中所載王九峰馬省三費士源賈某沙某。皆前輩中最著者。清道咸間。孟河醫學最盛。諸前輩治醫。恒窮年兀兀。刻苦自勵。以故能卓然成家。舉世稱道。之後學矜式之。今亡是矣。古之聞人。嘗不憚間關跋涉。求勝已者而師事之。昔丹溪謁羅太。太無倨甚。數謁不見。至冒風雨拱立於其門。卒至盡得所學以歸。是故醫學者。非可閉戶造車者也。吾儕苟不能自得師。徒勞皓首耳。後之讀是集者。苟得先生所得。斯先生爲不朽矣。甲寅秋。繼鴻世兄索序於余。因就所欲言者。書而歸之。

武進後學逸山薛元超拜撰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序

吳省自明王仲光後。名醫接踵不絕。然莫盛於有清一代。非獨其山川異也。杏林諸耆宿。日以其所傳習與領悟者。告詔門徒子弟。故其業益精。而其傳益遠。荆溪聽鴻先生其一也。先生喜誦岐黃家言。所從游又皆負一時望。學遂曖曖日進。所註傷寒論翼諸書。久已流行世間。其平日臨證施治各驗方。則今所傳診餘集是也。集中內外科俱備。審確處當。無待贅言。余所尤服膺者。如關格痺瘓上下脫陰陽斑數案。病情倏忽變幻。用藥前後異同。初若不可方物。終則洞中肯要。此固由於授之眞。抑亦其默自領悟者。有以大過於人與。至於案中各方。或已見獨出。或師友商酌。或得之耳聞目見。無不備誌源委。此尤其取人爲善。不稍掠美之深意在矣。夫醫案之輯。貴於存眞。中病與否。聽世公議。余昔嘗怪靈胎徐氏。生平抨擊百家。幾於長沙而後。無足比數。而其所傳洄溪醫案。則第自述功效。而不留方藥。以示人。是殆編次者之失攷與。不然。何其用心之與先生殊也。余雖不及見先生。

而交其三子繼鴻君。君旣出集以相示。且屬弁言以付梓。爰承命而序之。

民國七年戊午夏正二月清明前三日後學四明逸客鄭傳笈譔於滬上中醫專門學校

讀書過目。草率因襲。小疵小病。新委出就。其與人欽善。不鄙陋。美文
外發。文質與表其裏。自成一家。不以爲外人與。至處處中。各改進。昌昌堅忍。
謂之。讀書。非但。識理。明辨。亦能。通達。中庸。要。則。由。
此。舉。也。於。所。出。讀。書。無。懈。勤。雖。有。遺。言。余。視。此。頗。難。管。破。闡。益。重。蒙。主。不。期。刻。
謂。謂。矣。論。異。舊。告。人。母。有。行。告。問。長。平。日。織。績。紡。市。谷。織。衣。頭。全。衣。樹。名。翁。業。是。
祖。駒。武。其。一。也。未。生。舊。如。姑。本。舊。讀。登。制。父。告。食。一。祠。聖。案。郊。遠。日。對。根。
織。告。日。與。其。很。夢。若。是。織。告。古。語。門。幾。千。承。知。其。柔。益。器。而。其。紳。益。張。謀。謀。
吳。答。自。問。王。中。大。考。不。然。然。更。繼。公。育。一。升。美。跡。其。山。根。是。出。公。公。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有

序

昔夫子以君子稱子賤。而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蓋謂士雖負異質。耽學問。然欲以其才能藝術。顯名當世。而非藉有故老之心傳。師友之指示。則其所授必不真。而其所得必不深。吾吳醫學之盛。甲於天下。而吾孟河名醫之衆。又冠於吳中。此不必遠引古事。卽證之吾友聽鴻余君診餘集中而見矣。君資稟殊絕。又好學。不倦。於靈素傷寒金匱諸書。廣搜博考。觸類旁通。所從費巢諸先生。皆吳中重望。耆宿。夫以君之異質劬學。融古通今。即使閉門造車。亦必出而合轍。況又與數大名人君子。朝夕親炙。上下其議論。授安有不眞。得安有不深。宜其出而應診。所至輒愈。起危回險。如集中諸案是也。君著傷寒論翼外證醫案。前已風行於世。此集所載。皆其平日治內外證驗案。原原本本。挈要提綱。至於某方某案之得於師友者。亦復備記始末。其不昧師門之傳授心摯矣。余與君交久。申之以婚姻。君又命子從余游。相知可謂深矣。余託迹滬上。垂三十年。亦思彙萃古今方書。與夫生平

治案採摭精要。輯爲一編。卒以應診罕暇。荏苒未就。覩君諸書之流傳。不禁且欣而且感也。君沒於今九年。而所著書悉刊行。幼鴻兄弟可謂能繼志矣。問序於余。爲舉大要。非第誌吾吳中醫學之盛。亦以著君之於醫。其淵源固甚遠。而功效非倖致也。

民國四年歲次乙卯上巳辰姻愚弟甘仁丁澤周拜序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南京中医書院

序

治疾如治獄。然疾之形於外者。風寒暑溼溫燥而已。疾之現於內者。腑臟經絡而已。然原其致疾之由。則或中於客感。或困於內傷。或寒熱交乘。或標本兩病。緣因繁複。狀態雜糅。不得其情。則補瀉溫涼。不能適當其宜。而病無由已。譬夫吏之治獄。所治者戶婚姦盜。所以治之者徒流大辟。而其致罪之由。則造隙有遠近。情罪有重輕。苟不求得其情。貿卽其罪。而以刑施之。亦何以異於俗醫所爲頭痛醫頭。足痛醫足者哉。故名家之治獄也。爲之律令。爲之條例焉。其爲律令條例所不能賅者。則或援經術以治之。或引成案以治之。醫者之治疾也。亦然。其視傷寒金匱。猶名家之有條例也。若發揮經論之方書。則毗於引經治獄之爲。而所爲醫案。則名家治獄成案之類也。醫案之作。莫古於太史公書倉公傳。其於淳于意所治之病。詳病者之縣里。與病形更條。其所據之法。及所以已之之狀。其詔後也。至纖悉惜乎。後之工於醫者。凡所撰述。大抵推闡。

經論。自詡心得。類乎倉公所列者絕少。卽近世名家醫案。如臨症指南之流。多爲門弟子之所抄撮。於受病之原起。施治之次第。收效之始末。多不完具。坐使名醫之深識微意。後之人或無由澈知。此豈敢導方來。壽人壽世之盛心哉。余素不知醫。子姓有疾。每延孟河余君聽鴻診視。余習於將護。漸亦粗窺崖略。每與君討論。病源商榷。方藥熟聞。緒論知君學有家法。深於故書。今君旣歿。哲嗣幼鴻復手君醫案示余。尋繹數回。歎其原本經術。詳其端委。以爲深有合於太史公書之方。有異於俗醫之所爲。輒舉醫案關於治疾之用。與君著書之法有合於古者。以著於篇。媚於治疾者。倘不以余言爲河漢也夫。

時

壬子十二月衡山女士陳蕙音撰命子趙彥純敬書

序

民國七年月日友人余君將刊行其先人聽鴻先生所著診餘集索序於余。余讀之數過。輒廢書太息以爲居今之世。直索解人不得。而又低徊往覆。不能去手。以爲是書殆必傳也。讓清之季年。至於今日。國人醉心歐化。雖一冠一履。亦西式是。尙醫術猶甚。中醫之治病。診脈不用時計。寒燠不用熱度表。候肺與心臟若血之運行無聽器。而藥品復取材於自然之動植礦物。不經化學提鍊也。而時下復多庸醫。文字不能作通常信札。掇拾一二成方。貿然懸壺。草菅人命。政府亦漫不禁止。聽其自生自滅。以此較之西國。彼則整齊劃一。我則荒蕪不治。凡稍稍染歐風者。咸吐棄之。以爲若此者。殆無足道。然而上海一隅。華洋雜處。中西醫同時奏技。互有短長。而中醫門庭如市者。近年乃勝昔也。彼皆運命使然歟。抑有可恃者在耶。就醫之人有保存國粹之思想。因而不顧生命歟。將其人皆冥頑不靈。頑固守舊。不足與言進化歟。抑亦有所鑑戒。曾經試驗。知中醫有可恃者在耶。社會公共

之好惡。不容以私意出入。凡歷久存在者。必其有益於人者。反是。則受天行淘汰。雖有大力者推之挽之。無補也。審是中醫而無益於人。將不可以五稔。中醫而有益於人。必有健者。光大而昌明之。可拭目俟也。或曰。今之門庭如市者。類非學有根柢。彼亦掇拾一二成方。貿然懸壺。歷時稍久而已。應之曰。斯言是也。學有根柢者。如鳳毛麟爪。門庭如市者。比比皆是。然則彼所掇拾之成方。不亦大可珍歟。成方古人之所遺也。庸醫終身由之。不知其故。有好學深思之士。從而研究其所以然。則倉公扁鵲正非歐產。吾此言非欲助庸醫張目。願有心人平心一衡量之也。然而盲從者。滔滔皆是。庸醫得錢。卽不復讀書。循是以往。恐西方學術。孟晉不已。而吾國醫學。終竟不祀。忽諸也。天演以萬年爲一須臾。吾憂沉沉。安得不太息於解人之難索哉。科學昌明之國。學術分科至細。醫學術之難能者也。其門類乃至多。西人至以牙醫列爲專科。藥劑亦專門名家。可謂細矣。我國獨否。非不知男婦內外。途徑釐然。傷癘祝由。派別迥異。然醫之正宗。習慣視爲儒者之餘事。人子所